

季羨林 自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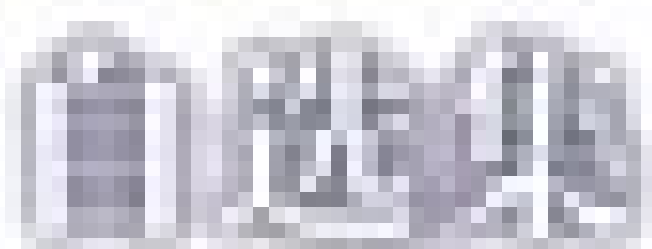
北 / 京 / 著 / 名

学 / 者 / 文 / 集

自选集

重庆出版社

李美林



李美林

JIXIANLIN
ZIXUANJI

北 / 京 / 著 / 名 / 学 / 者 / 文 / 集



季羨林 自选集

重庆出版社

CHONGQING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季羨林自选集/季羨林著. - 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00. 9

(北京著名学者文集)

ISBN 7 - 5366 - 5073 - 6

I. 季… II. 季… III. 季羨林 - 文集 IV. C53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404 号

责任编辑 曹光灿

封面设计 金乔楠

技术设计 费晓瑜

季羨林自选集

北京著名学者文集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5.875 插页 5 字数 380 千

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

*

ISBN7 - 5366 - 5073 - 6/I · 996

定价:30.00 元

自序

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受重庆出版社之委托，来舍下，想让我在《北京著名学者文集》中滥竽一席之地。我乍听之下，既感光荣与感激；但又立即谢绝。我的理由是，像这一类的书，我已经颇出了几本，连台湾都出过一本，再出就难免重复了。但是，陈先生以为无妨，并讲出了他的理由。没有经过很长的争论或辩论，我立即甘拜下风。因为，我认为，对陈先生之热情不能泼冷水，否则会给他造成困难，而且重庆出版社又是老朋友，我是他们学术基金会指导委员会的成员。由于这两个理由，我立即表示同意。

虽然表示了同意，我心中仍然是忐忑不安的，在文章的选择上，过多的重复毕竟不是好事，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只有在文章的选择方面拿出点新花样，才能对得起读者，对得起出版社。

我的新花样是些什么呢？

这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。原来我在德国留学的整整十年中，我主要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佛教混合梵文和吐火罗文。在

饥肠辘辘，机（飞机也）声隆隆中，搞得兴致盎然，乐以忘忧。也可以说，颇搞出了一点名堂，有几篇论文发表在声价最高的学术刊物上，不能说没有一点洋洋自得之意。如果我留欧不返，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，能搞出点大气候来，也说不定。可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毕竟还是回到祖国来了。回国以后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除了我自己从德国带回来的那少数几本书以外，在国内完全找不到进行佛经混合梵文研究所需的书刊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我的研究工作根本无法进行。在学术研究方面，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老路不能走了，再走一条新路吧。我于是本着“有多大碗，吃多少饭”的箴言，在不同的领域内，进行了一些所谓“研究”，取得了一点成绩。结果我自己成了一个“杂家”。

就凭着这一点“杂家”本领，在四五十年的学术活动中，我被“炒”成了一个类似“著名的学者”一类的人物。说句老实话，我的自我感觉是介乎“当之有愧”与“当之无愧”之间，这与头脑的清醒与否和清醒的程度有关。头脑一清醒，就感到“有愧”，头脑一糊涂，又觉得似乎是“无愧”。我平生提倡“说实话”，在这里，我也不愿意说谎。

但是，我心里总有点耿耿于怀。有点类似遗憾的感觉。在将近半个世纪内，我虽然出版了大量的文章，但真正与佛经混合梵文有关的只有极少几篇，而且仍然受到了参考书和资料的限制，未能畅所欲言。也出过几本自选集，可是由于语言的限制，我在德国用德文写成的那几篇文章一篇也不能选入。可我又偏偏认为那几篇少作是属于我的“代表作”这个范畴的，是我的“拿手好戏”。这几篇论文在中国也出版过；但中国学人懂德文者极少，出版了，也等于白搭。我是靠别的文章浪得名的，这就是我耿耿于怀的根本原因。

写到这里，我就要讲和能讲我在上面提到的所谓“新花

样”了。在过去选那几部“自选集”的时候，我确实也曾考虑过，把在德国用德文写成的论文选上一两篇，我甚至考虑过，把德文原文选入。因为找人译为汉文也十分困难。结果都是向困难低了头，空想一番了事。这一次我下定了决心要选入一篇比较短的，“亮一亮我的琴音”。为了避免上面说到的语言方面的困难，我请人译为汉文。比较长的那几篇，等待有机会再译为汉文。我所说的“新花样”，不过如此而已。

“新花样”不管多小，它总是“新花样”。有了这一点戈戈者，我那忐忑不安的心情就能够得到一点平静，觉得是对得起读者，对得起出版社了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我要在这里谈一下。

我禀性愚鲁，在做学问方面，我喜欢那些实实在在的，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比较具体的东西，不喜欢，也不擅长干那种恍兮惚兮玄玄乎乎的抽象的事情。直白地说，就是我不喜欢义理或者哲学。那种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无门的义理，同我的爱好对不上号。就是由于这种偏见，几十年来，我虽然也曾读过一些哲学和哲学史著作，有关义理的文章，我一篇也没有写过。相安无事，心安理得。

可是，到了最近若干年以来，我仿佛“撞”着什么“客”，老年忽发少年狂，考虑了一些类似义理的东西，“初生犊子不怕虎”，发表了一些怪论，而自己并不以为怪。有的甚至付诸楮墨，写成了文章。当然会有人反对，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竟还有人赞成。这样的文章，在我的思想中并不占很高的地位，但有的“理论”我却深信不疑。即使是深信不疑，我在编选最初的“自选集”的时候，我一篇也没有收过，觉得那不是我的功力之所在。只是到了最近一次自选时，我才选进了一点，让它代表我的学术活动的一个方面。现在编选这一部“自选集”，我仍然决定选入一些，让读者能窥见我的全豹，这算不

上是一个新花样,就让它算是半个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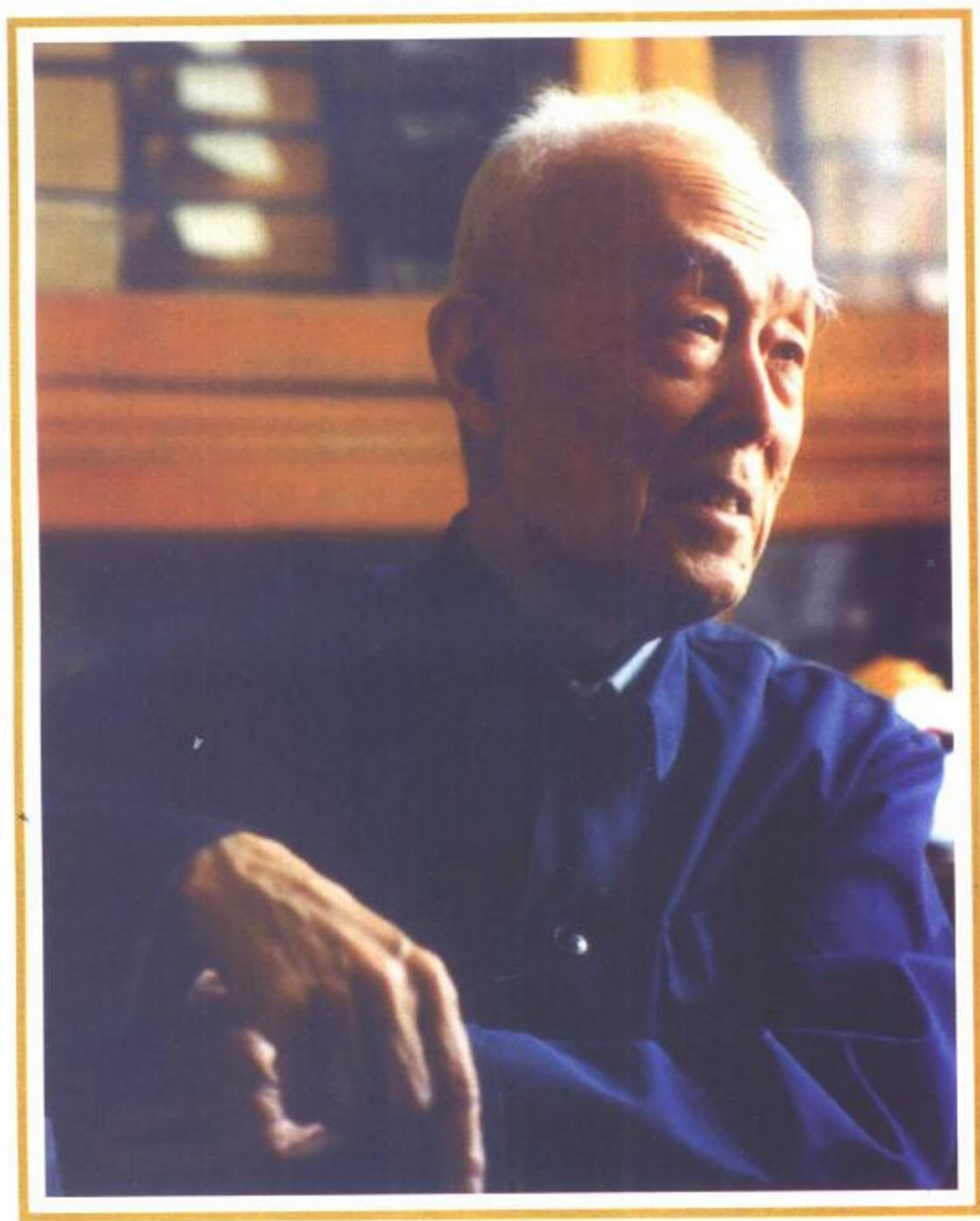
是为序。

1998. 10. 9

附记:

在整理稿子过程中,深得我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和我的学生高鸿博士之助,附此致谢。

策 划 陈学明
主 编 李书敏
副主编 蒲华清



作者像

季羨林小传

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。1928年始发表短篇小说。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1935年赴德国主修印度学。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。系主任任职至1983年（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除外）。1978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。

至1998年底,《季羨林文集》已出版24卷。

目 录

自序	(1)
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 <i>-am</i> 向 <i>-o</i> 和 <i>-u</i> 的转化	(1)
浮屠与佛	(35)
《列子》与佛典	(51)
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	(64)
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	(75)
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	(104)
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	(127)
对《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》的一点 补充	(148)
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	(152)
印度古代砂糖的制造和使用	(179)
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	(209)
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	(226)
再谈浮屠与佛	(275)

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

- 提婆达多问题 (292)
- 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 ṛl̥ 问题 (329)
- 所谓中天音旨 (366)
- 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 - am> u 的现象 (397)
- 天人合一新解 (411)
- 关于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再思考 (428)
-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 (452)
- 美学的根本转型 (464)
- 季羨林自传 (474)
- 季羨林年谱 (491)

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 - *am* 向 - *o* 和 - *u* 的转化

新增内容说明

我于 1935 年赴德国留学，入哥廷根大学。自 1936 年春季始，从 Prof. Waldschmidt 治梵文和巴利文。二战爆发，Prof. Waldschmidt 被征从军，已退休的年届耄耋的 Prof. Sieg 毅然接过了讲授梵文的工作，讲授《梨俱吠陀》和梵文古代语法名著 *Mahābhāṣya*。实际上学生只有我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外国人。两位恩师为我一个外国青年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令我铭感五内，毕生难忘。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用所谓佛教混合梵语写成的佛典 *Mahāvastu* 的。我于 1940 年和 1941 年通过了口试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。其后五年中，我仍然从事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工作。所谓“佛教混合梵语”，是指的一种非纯粹梵语，梵语中间搀杂了一些中世印度方言的成分。原来佛祖释迦牟尼是宗教革新家，他反对婆罗门教，从而也反对婆罗门教的经堂语梵文，他允许弟子用自己的方言来阐释佛

语。原始佛教经典的雏形是用一种叫做古代半摩揭陀语纂成的,当时印度还没有文字,只靠师弟子口耳相传。所谓巴利文三藏,并不是全体佛徒的圣典,只是一个部派的经典。古代半摩揭陀语是一种东部方言,而巴利文则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西部方言。这里面是有问题的,这里不能详论。无论如何,印度古代的方言,有时间差别,有地域差别,研究印度古代佛教史,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,可惜难得解人。

我在留德十年的后五年中,写了两篇相当长的论佛教混合梵语的文章。我研究的对象就是:如来佛反对过梵语,而在他涅槃后将近千余年左右时梵语复兴时代开始,原来用方言纂成的佛典不得不随顺时势而逐渐梵文化,我研究的就是这种现象。经典底子原来是方言,想把方言转变为梵文,又并不容易,于是夹生夹熟,勉强拼凑,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四不像的语言文字,就是所谓“佛教混合梵语”。这种佛典最显著的特点是,佛典越早,方言成分就越多,梵文成分就越少。后来随着梵文化的升级,梵文成分与方言成分的比例就倒了过来;但是最终也没有形成纯粹梵文的佛典。真正纯粹的梵文佛典,是大乘佛教兴起后才产生出来的。

我从两篇论文中选出了一篇比较短的,请我的学生高鸿博士由德文译为汉文。原文发表在德国哥廷根科学院的集刊中,这在德国算是最高荣誉。刊出后,赞成者有之,反对者亦有之。这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。但是,我却坚决反对那种不讲科学,不讲逻辑的反对意见。美国著名梵文学者 Prof. F. Edgerton 就属于这一类。我曾写文章批评这种做法,也收入本书中,目的是为中国读者竖立一面镜子:学问不能这样做。

1998. 10. 6

内 容 说 明

在中世印度语的特定范围内,语尾 *-am* 向 *-o* 和 *-u* 的转化是一个颇为独特而又有趣的现象。尽管已经有人多次指出了这个现象,但是,直至今日,对这个现象仍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。这个转化过程是由梵文中的 *-ām*, 经过中世印度语的 *-am*, 通过特定的方言和进一步的弱化而转化为 *-o* 和 *-u*。在本文中,我通过追寻各种方言和语言中的这个转化过程,尝试着确定其范围,以便最终利用得到的结论帮助我们理解早期佛教经典的语言特征。

-o 代替 *-am* 在阿育王铭文中

在中世印度语中语尾 *-o* 代替 *-am* 可以追溯到阿育王铭文,虽然只局限于沙巴兹格尔西 (Shāhbāzgarhi) 石刻诏书。不仅在名词和以 *-tavya* 和 *-ya* 收尾的动形容词中出现这种现象,在代词中也有,而且是和在数量上居多的语尾 *-am* 和 *-a* 同时出现的。下面我先列出这些变化形式及其在其他诏书中的对应形式^①:

1. 中性,单数,体格:

	F VI F	F IX D	F IX H
G(西部)	<i>pat(i) vedeta(v) yam</i>	<i>katavyam</i>	<i>vatavyam</i>
K(东部)	<i>pat(i)…… viye</i>	<i>katavi</i>	<i>vata(v) iye</i>
Sh(西北)	<i>prativedetavo</i> ^②	<i>katavo</i>	<i>vatavo</i>
M(西北)	<i>pativedetaviye</i>	<i>ka(taviye)</i>	<i>vataviye</i>
Dh(东部)	<i>pati(ve) detav(i) y(e)</i>	<i>kat(a) viye</i>	<i>vata(viye)</i>
J(东部)	<i>pativedetaviye</i>	<i>kataviye</i>	……

	F IX H	F XI D	F XI D	F XII K	F XIII L
G	<i>katavya</i>	<i>vatavyam</i>	<i>ka(tav) ya(m)</i>	<i>vatavyam</i>	<i>saka</i>
K	<i>kaṭaviye</i>	<i>vataṽ(i) ye</i>	<i>kaṭaviye</i>	<i>(va) taviye</i>	
Sh	<i>kaṭa(vo)</i>	<i>vatavo</i>	<i>kaṭavo</i>	<i>vatavo</i>	<i>ṣako</i>
M	<i>kaṭaviye</i>	<i>vataviye</i>	<i>kaṭaviye</i>	<i>vataviye</i>	
Dh					

J *kataviye*

2. 阳性, 单数, 业格:

F XII I

G	<i>dhammam</i>
K	<i>dhammam</i>
Sh	<i>dhramo</i> ③
M	<i>dhramam</i>

3. 代词:

	F X A	F XII D	F XIII D	F XIII X	F XIV A
G		<i>idam</i>		<i>ayam</i>	<i>ayam</i>
K	<i>(ya) m</i>	<i>inam</i>	<i>se</i>	<i>iyam</i>	<i>iyam</i>
Sh	<i>yo</i>	<i>iyo</i> ④	<i>so</i> ⑤	<i>ayo</i> ⑥	<i>ayo</i> ⑥
M	<i>yam</i>	<i>iyam</i>		<i>iyam</i>	<i>(i) yam</i>
Dh					<i>iyam</i>
J					

4. 副词:

F I F

G	<i>anudivasam</i>
K	<i>anudivasam</i>
Sh	<i>anudivaso</i>
M	<i>anudiva(sa)</i>
Dh	